

重校
箋註

錢牧齋全集

八

初學集卷二十一

牧齋全集第一種

虞山 錢謙益 牧齋 撰

雜文一

春秋論一

春秋書曰晉趙盾弑其君夷臯歐陽子曰學者不從孔子信爲趙盾而從三子信爲趙穿歐陽子之意主於掊擊三子而未嘗於左氏之傳易其心而求之也左傳曰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視於朝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於周而立之壬申朝於武宮左氏之證趙盾之弑者有三靈公在則出奔聞弑則未出山而復一也弑君者穿也逆新君者亦穿也而宣子使之二也太史以不討賊責盾盾以詒伊戚自責俄而使之逆黑臀焉於討賊之說何居三也左氏證盾之弑君可謂深切著明矣而曰信爲趙穿者何也亡不越竟反不討賊董狐之獄辭也盾而不與聞乎弑也則亡必

越竟不越竟則必與聞也盾而不與聞乎弑也則反必討賊不討賊則又必與聞也反而討賊則賊之主名穿也反不討賊則賊之主名盾也譬之律家殺人穿下手之人也盾造意者爲首也故曰非子而誰此董狐之獄辭也孔子曰越竟乃免越竟乃免猶云討賊乃免也討賊則必越竟不越竟則必不討賊此一事也孔子誅盾之心以其與聞乎弑而必不肯越竟則反不討賊又不待言也董狐斷趙盾之獄以兩言而孔子以一言孔子之議獄也精矣左氏之記事也覈矣

春秋論二

以高貴鄉公之事按之則可以斷趙盾之獄矣盾自帥中軍廢置生殺盟會侵伐皆出其手士會曰盾夏日之日也舉國畏之久矣靈公欲殺之非獨患其驟諫也憤其專也高貴鄉公出懷中黃素詔投地曰行之決矣正使死何懼亦此意也成濟者盾之趙穿也穿與胥甲父同罪而遁庇之欲以有爲也貫充叱成

濟曰司馬公畜養汝輩正爲今日盾之庇穿猶是也陳泰者昭之董狐也盾曰
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戚司馬昭見泰泣曰立伯天下其如我何泰曰惟腰斬
賈充以謝天下又曰但見其上不見其次昭乃更不復言盾與昭之情狀何其
似也昭能收成濟斬之盾不能何也成濟奴隸小人昭視之孤豚腐鼠耳穿者
盾從父昆弟之子使之掌兵得衆以行其弑逆弑君之後使將而迎新君不解
其兵柄以自固也昭之殺濟也以解衆也盾則何解之有齊史書曰崔杼弑其
君崔杼殺之猶有畏心焉盾於晉史之書弑也坦腹而當之彼以爲執國之命
負仁儉恭敬之僞名爲國人之所與雖弑其君而可以不慙也盾未嘗辭弑君
也左氏未嘗不信盾弑也百世之下儒者曲爲之解不已愚乎蘇子繇曰亡而
不越竟反而不討賊安知盾之非僞亡而使穿弑君曰盾非僞亡者也盾在國
中懼靈公挾之以爲質盾出而穿可以縱兵無所忌也公羊曰趙穿緣民衆不
說起弑靈公然後迎趙盾而入與之主於朝而立成公穿之迎之也蓋曰君弑

矣君弑則可以復矣此盾亡不越竟之案也

春秋論三

左傳曰許悼公瘡飲太子止之藥卒太子奔晉書曰弑其君此敘許止弑君之案也止之弑君孰書之許之國史書之也孔穎達曰仲尼新意實非弑而書弑非也然則悼公曷爲書弑止弑之也左氏曰飲世子之藥卒公羊亦曰止進藥而藥殺也止之弑悼公以藥弑也以藥弑與以刃弑有以異乎左傳又曰太子奔晉止藥殺其父身爲藥主不繇國醫國人不與而奔晉也傳書奔晉所以成乎其弑也自公穀主不嘗藥之說而後儒紛然聚訟曰止非實弑春秋加弑焉以譏子道之不盡也夫子道曰不盡云爾加弑焉與商人蔡般等孔子之制法若是酷乎不嘗藥曰弑推刃亦曰弑商人蔡般不有佚罰乎然則二傳何爲而有此言也曰此必許止弑逆之後欺罔其國人哭泣歆飭粥僞哀痛以自蓋也流聞者不察而信之是以傳於此言也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則不奔晉太子

奔晉則虺之位非其兄之所與明矣奔晉之後死不死未可知曰未踰年而死吾無徵焉爾左傳載君子之言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人子盡心力以事君猶舍藥物而况於以藥弑乎左氏之書往往旁摭異聞蓋公穀之前已有不嘗藥之說故引君子之言以駁正之非真以爲不舍藥物而加弑也公羊曰君子卽止自責而責之也春秋之立法猶律令也律令之議罪也必傳其所當比以其人之自責而入之也亦將以其人之不自責而贖之乎如是而何以爲刑書

春秋論四

自公孫弘董仲舒爲公羊學武帝尊公羊家繇是公羊大興西漢多引公羊家斷獄張湯爲廷尉欲傳古義決獄乃請博士弟子治尙書春秋補廷尉史平亭疑法以湯之酷烈如此况其它乎朝廷有大議儒者往往引經誼裁斷一言而決至使人主宰相顧歎息於經術則善矣以此爲折獄之準則非也漢律不

可見矣唐宋以後各有律法前主所是著爲律後主所是著爲令顧欲引春秋之義斷後世之獄是猶禁奸盜以結繩理文書以科斗豈不繆哉漢世去春秋未遠公穀之學卽齊魯之學也援春秋以斷漢獄猶爲近之本朝去漢遠矣而况於春秋乎乃欲以趙盾許世子止之獄辭傅本朝之律令不已迂乎近代進藥之獄有二以唐事斷之可也世宗之升遐也與唐憲宗相似柳泌僧大通付京兆府決杖處死方士王金等之議辟宜也李可灼之事與柳泌少異以和御藥不如法之律當之可也當國大臣則有穆宗貶皇甫縛之法在不此之求而援引春秋書許止之義效西漢之斷獄此不精於經誼之過也

春秋論五

自古讒佞小人唱邪說以搖國論未有不援引經誼粲然可觀者也本朝穆廟初大臣欲反王金之獄則曰先帝不得正終子無改父此亦佞人之言似是而非者也趙昭儀傾亂漢室親滅繼嗣司隸請事窮竟丞相以下請正法議郎耿

育上疏以爲愚臣不能深援安危定金匱之計又不知推演聖德述先帝之志
廼反覆投省內暴露私燕晏駕之後尊號已定萬事已訖乃探追不及之事訐
揚幽昧之過此臣所深痛也即如臣言宜宣布天下使咸曉知先帝聖意所起
不然空使謗議上及山陵下流後世遠聞百蠻近布海內甚非先帝託後之意
也孝子善述父之志善成人之事唯陛下省察育之言皆應經誼豈非佞人之
尤者乎近代小人嘗挺擊移宮之事者曰慈曰孝上痛山陵下惜宮禁皆耿育
之議爲之祖也春秋書曰夫人孫於齊左傳曰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夫人
姜氏薨於夷齊人以歸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公羊曰貶必於重者莫重乎其以
喪至也何休曰刑人于市與衆棄之必於臣子集迎之時貶之所以明誅得其
罪也吾夫子魯之臣子也於魯之二夫人大書特書無所忌諱耿育之所謂暴
露私燕謗及山陵者吾夫子其戎首也哉

天啓進藥之獄蒙有猜焉進藥決之禁中閣臣不爲藥主一也光宗寢疾彌

留非以紅丸故奄棄萬國二也舍崔文昇而問李可灼三也穀梁子曰於趙盾見忠臣之至於許世子止見孝子之至儒者相洽服習以爲精義執此以斷斯獄則過也高新鄭非小人也假經義以訟王金比於佞矣異議者奉其言爲聖書則舛也旣而曰三朝要典允稱信史光廟實錄亟須刊定闡累朝之慈孝洗君父之惡名莫不援據經誼依附忠厚莊生有言儒以詩禮發冢其是之謂乎余故作春秋論五篇以證明之知我罪我亦以俟後之君子崇禎元年四月甲子記

初學集卷二十一

牧齋全集第一種

虞山 錢謙益 牧齋 撰

雜文二

雞鳴山功臣廟考上

太祖實錄洪武二年正月乙巳立功臣廟於雞籠山六月丙寅功臣廟成論次諸臣之功以徐達爲首次常遇春又次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胡大海馮國用趙德勝耿再成華高丁德興俞通海張德勝吳良吳禎曹良臣康茂才吳復茅成孫興祖凡二十有一人命死者塑像祀之仍虛生者之位初胡大海等歿上命塑其像於卡壺蔣子文之廟至是復塑像於新廟是祀也掌在太常記在會典二百餘年已來未之有改也太倉王世貞獨考其誤以謂國初之封六王韓魏鄭曹宋衛也立廟之時韓宋猶未受封何以前知其不令終而紕之黔寧是時官不過指揮何以知其必樹大勳而驟登之此記事者之誤也然則云何曰

塑像虛位誠有之其後如韓宋者則弗克與享也今之位次据永樂初年見在者而書之也王氏之考覈矣而未及詳也夫豈惟黔寧哉初封二十八侯何以獨舉五人繼封十二侯何以獨舉一人自蘄國以外皆以有功待封者也若黔國則與黔寧比肩者也如國史之云其所謂論次者以何爲援据乎國史於二年既云論次諸臣之功定祀二十一人矣七年六月書祔祭新戰沒定遼衛指揮高茂等三十八人八年正月又書增祀華雲龍李思齊等一百八人九年又書祔祭何文輝及有功者一百八人十三年又書祔祭顧時以下二百八人以二年之定祀者爲是則七年以後不宜增以七年後之增祀者爲是則二年之祀未嘗定同是祀典同是國史而前後舛錯如此此所謂以子之矛陷子之楯者也虛位塑像王氏以謂誠有之吾以爲非也二年正月上勅中書省臣曰諸將相從捐軀戮力開拓疆宇有共事而不覩其成建功而未食其報追思功勞痛切朕懷其命有司立功臣廟於雞籠山序其封爵爲像以祀之九年七月

又諭禮官曰諸將始從征伐宣力效勞朕於爵賞不敢吝惜大者公小者侯死則俾之廟食以報其功繇二年之勅觀之則云塑死者之像繇九年之諭觀之則云報死者之功其辭意甚明也令果有生者虛位之事則立廟之日寧不以此明諭省臣而獨諄復於死者耶羅鶴記云雞鳴山廟祀定於洪武十一年斯又與二年何異一統志云南京功臣廟建於洪武二十年嘉靖中科臣禮官駁郭威襄配享之議皆援以爲証且謂黔寧東甌此時尙在以實生者虛位之說雖然宋潁涼三公與長興武定二侯皆無恙也如宋潁涼三公者將先虛位而後絀之耶長興武定或先虛位而後不及補耶王景撰黔寧神道碑云王薨之明年塑像功臣廟勅太常祀以大牢令二十年位次已定則黔寧之塑像何以待其薨之明年耶傳曰豫凶事非禮也記曰之生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以皇祖之神聖觀會通以行典禮而繆盭若是耶故生者虛位之說吾斷以爲無之

雞鳴山功臣廟考下

然則二十一人之祀其定於何時乎曰吾未有徵也其殆當聖祖末年胡藍二黨底定諸公侯之以罪誅者以嫌死者芟夷既盡而後二十一人之論次始定乎國初文臣則平章武臣則都督指揮皆得祔祭洪武圖志云功臣廟在雞鳴山南凡本朝開國元勳功在社稷澤及生民者則祀於此志刻於洪武二十八年豈聖祖末年嘗汰除祔祭文武諸臣而獨舉元勳之祀乎攷之會典正祭中山以下六人配以郢國以下十五人兩廡各立一牌總書故指揮千百戶衛所鎮撫之靈蓋舉汰除祔祭諸臣而合祀之也一統志所載定於洪武二十年者庶幾近之雖然二十一人之論次果出自聖祖其權衡未有不曲當者也今則猶有猜焉六王吾無閒然矣六王以下梁國六公皆與享太廟者也而永義獨不在二十一人之列享祀之禮莫重於太廟古所謂其從與享先王與祭於太烝者也舉其重而廢其輕於義何居二年正月丁未以功臣廖永安等配享太

廟四年四月定合祭功臣配享之禮永安等七人之配享太廟舊矣不知何時
革而爲六也六年賜永安等七人謚號九年加贈十三年改封鄖國聖祖之追
念永安未嘗少殺也鄭曉謂九年罷永安祀者誤也然則太廟之黜鄖國殆未
必出聖祖之意矣功臣廟之祀又安得而絀之如謂德慶之獲罪足以累其兄
則泗國獨無宋國爲之弟而虢國獨無南安爲之弟乎然則永義鄖國之不祀
功臣廟者非定論也國初死事諸臣與於兩序者梁國五公之外濟國安國東
海燕山四人而已在太平則有東丘輩而不得與在南昌則有隴西忠節輩而
不得與在康山則有濟陽清河高陽安定輩而不得與至於陷虜剖腹如樂浪
者以督府峻贈上公而亦不得與東丘諸公縱不得與梁國六公等獨不當與
濟國東海燕山相上下乎樂浪之忠烈又豈少遜於安國乎如謂東丘諸公死
事之地已有特祠則梁國不嘗祀於南昌而越國不嘗祀於金華乎故吾謂濟
國四人之祀其於以報國初死事之臣殆有未盡也此亦非定論也開國功臣

以逆誅以嫌死者例不得與享其有生封侯死封公贈諡稠疊而亦不得與者身死之後黨事發露如滕杞陝許芮永諸公是也滕國之祔祭已見於國史蓋祔而後黜者也獨吳海國儼然從其兄之後廟食至今何居庚午五月之詔播示天下者海國不在二十七人之列乎其罪狀未明縱不比於滕杞諸公又豈獨後於陝國乎陝國不祀而海國祀其何以服陝國之心乎海國之得祀於祀爲不典於國爲失刑此未必聖祖之意也恐亦非定論也以位次攷之其載在會典者東序則馮郢國以下七人西序則胡越國以下八人與今廟中位次相合吳江國在西序吳海國在東序皆居第五躋海國於江國之上斯爲越祀矣實錄則云次胡大海次馮國用皆西先於東江國兄弟適當其次而華高丁德興序於俞虢國張蔡國之上則以配享太廟之元勳抑而居下又未可謂之順祀也繇此推之二十一人位次實錄會典彼此錯互已不可考正一統志之所載未知何所援据又豈可遽信哉吾學周禮其可爲三歎已矣然則嘉靖中太

廟配享之議如何曰文成宜與享太廟者也進威襄於二十一人之列吾無譏焉爾

致身錄考

成化閒吳江處士史鑑明古與長洲吳文定公爲友嘗請文定公表其曾祖諱彬字仲質之墓今匏菴集中所載清遠史府君墓表是也萬曆中吳中盛傳致身錄稱建文元年彬以明經徵入翰林爲侍書壬午之事從亡者三十二人而彬與焉彬後數訪帝於滇於楚於蜀於浪穹帝亦閒行數至彬家諸從亡者氏名踪跡皆可考證前有金陵焦修撰序謂得之茅山道書中好奇慕義之士見是錄也相與歎歎太息徬徨憑弔一以爲必有一以爲未必無南科臣歐陽調律上其書於朝且有欲爲請諡立祠附方鐵諸公之後者余以墓表暨錄參考之斷其必無者有十表稱彬幼跌宕不羈國初與諸少年縛貪縱吏獻闕下賜食與鈔給舟遣還恭謹力田爲糧長稅入居最每條上利害多所罷行鄉人賴

之如是而已令彬果遜國遺臣縱從亡訪主多所諱忌獨不當云曾受先朝辟
召乎卽不然亦一老明經也其生平讀書纘文何以盡沒而不書乎文定之表
蓋据明古行狀何失實一至於此其必無者一也表稱每治水諸使行縣縣官
以爲能推使前對反覆辨論無所畏彬旣從亡閒歸尙敢叩首伸眉領諸父老
抗論使者前獨不畏人物色乎縣官豈無耳者獨不知爲故翰林侍書推使前
對使者乎其必無者二也表記彬生平自縛吏詣闕足跡不出里閭錄載其閒
關訪主廿年之閒徧走海內何相背也洪熙初奉詔籍報民間廢田減邑稅若
干石以錄考之彬方訪帝於滇南何暇及此其必無者三也表言彬重然諾遇
事不計利害至死不悔而錄云以從亡爲讎家所中死於獄彬實未曾死獄而
云以從亡死獄甚其詞以覬卹也表書其卒之日宣德二年三月十日而錄云
後三日書其年六十有二而錄云六十七卒之年與日皆舛誤其必無者四也
從亡徇志之臣或生扞牧圉或死膏草野或湮滅而淵沉或鳥集而獸散身家